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颜子悦主编



思想的锁链

宗教与世俗右翼如何改变美国人的思维

〔法〕苏珊·乔治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

颜子悦 主编

思想的锁链

宗教与世俗右翼如何改变美国人的思维

[法] 苏珊·乔治 著

蓝胤淇 译

 商务印书馆
SINCE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锁链：宗教与世俗右翼如何改变美国人的思维 / (法) 苏珊·乔治著；蓝胤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

ISBN 978-7-100-12479-9

I. ①思… II. ①苏… ②蓝… III. ①宗教-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国 ②政党-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国 IV. ①D77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8898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思想的锁链

宗教与世俗右翼如何改变美国人的思维

[法] 苏珊·乔治 著

蓝胤淇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479-9

2016年8月第1版

开本 700×1000 1/16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定价：45.00元

Susan George
La pensée enchaînée
Comment les droites laïque et religieuse se sont emparées de l'Amérique

Copyright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7,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Yanziyue Culture & Art Studio.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归北京颜子悦文化艺术工作室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的
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转载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总序

人类创造的不同文明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冲突与融合、传播与影响乃至演变与整合，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统一。古往今来，各国家各民族皆秉承各自的历史和传统、凭借各自的智慧和力量参与各个历史时期文化版图的建构，同时又在总体上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辉煌而璀璨的历史。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已经在人类文明史上谱写了无数雄伟而壮丽的永恒篇章。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充满着更为高远的期待、抱持着更为美好的愿景，如何进一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重要的时代课题之一。

为此，《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以“全球视野、国家战略和文化自觉”为基本理念，力图全面而系统地译介人类历史进程中各文化大国的兴衰以及诸多相关重大文化论题的著述，旨在以更为宏阔的视野，详尽而深入地考察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文化版图中的地位以及这些国家制定与实施的相关文化战略与战术。

烛照着我们前行的依然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思想——“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

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我们秉持科学而辩证的历史观，既通过国际版图来探讨文化，又通过文化来研究国际版图。如此循环往复，沉潜凌空，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观照与洞悉、比较与辨析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版图中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化特性，归纳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建设与发展文化的有益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更为确切地把握与体察中国文化的特性，进而激发并强化对中国文化的自醒、自觉与自信。

我们希冀文库能够为当今中国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能够启迪国人自觉地成为中华文化的坚守者和创造者。唯其如此，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复兴之路，才能使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相融共生、各领风骚，从而更进一步地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化遗产与创新的伟大实践乃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神圣而崇高的使命。

是为序。

颜子悦

2011年5月8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世俗和宗教右翼如何绑架美国	1
第一章 为初学者制造常识或文化霸权	13
第二章 外交事务	59
第三章 美国宗教右翼及其经过机构与制度的长征	95
第四章 消灭启蒙运动：对知识的攻击	145
第五章 游说团体、走廊和权力席位	189
结 论 为何撰写本书？	229
注 释	241
索 引	259

序言 世俗和宗教右翼如何绑架美国

1

2001年的“9·11”惨剧发生后，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对美国的遭遇抱以深深的同情。翌日，法国《世界报》（*Le Monde*）主编让-马里·科隆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在那篇题为“我们都是美国人”的社论（头条新闻）中概括了这种团结的真情流露。只有极少数人对这次恐怖袭击耸耸肩，认为这次事件对受害者而言是恐怖的，但对美国而言是“自食其果”。然而，短短几年之内，广大民众的友爱与同情就变了质，就像是金子变成了铅块。对美国政府的沮丧、不信任以及已故小说家及记者亨特·S. 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所说的“恐惧和厌恶”占了上风。

这种十分常见的情绪与人们对美国人民看法的改变关系不大，而更多的是与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及其随从的行动有关。民众自然地受到了2006年中期选举结果的鼓舞，这次选举使民主党重新获得国会控制权。在笔者撰写本书的同时，2008年下一任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全面展开，而许多人期待布什退场以及共和党被击败，这样美国或者就能像他们所相信的那样恢复正常。

希望果真能如此！我也愿意相信21世纪头几年里一直持续的一种残酷的脱离常规将从记忆中消失，就像一场噩梦在清晨消散了一样。然而，我担心事情会比这困难得多，本书的重点就在于解释其中的原

因。因此，本书并不是关于“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或者其他布什-切尼的内政与外交计划的主要内容，而是关于使它们成为可能的政治、学术和文化氛围。

我想指出，至少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文化一直在经历长期而成功的右倾转变；引导这种转变的精神从政策上获取了持续的动力；而这种新的信念体系，在世俗和宗教层面上都不可能仅仅因为一个政党或一位总统的当权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是最频繁地用以描述这个体系的术语，而这些术语指的是一套连贯的原则和理念（我们很快会探讨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这种文化已经被很耐心地构筑；它渗透了整个美国社会，从社会阶梯的领导层到最底层，由于它的设想往往没有被说出来，因此它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质疑。尽管如此，它们已经使美国政治的重心更进一步地向右翼移动。

3 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以谎言为基础，而新的政治重心越来越使一种怪异的政治成为可能。美国即使对于美国人而言也可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常用规则在这里似乎常常不适用。当然，我们知道所有国家的首脑都会藏有秘密，也经常说谎，特别是当他们确定撒谎不会受到惩罚时。尽管如此，仍然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逼近近代美国在欺骗方面所达到的惊人程度。如果国会对 2002 年至 2007 年这段时间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调查的话，总统乔治·W. 布什几乎肯定会被查出犯有“各种重罪和轻罪”而遭到弹劾（同时将总统职位移交给迪克·切尼，然后就会轮到他不得被弹劾……）

与此相反，临近 21 世纪的最后几年却见证了共和党议员因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与一位丰满而热切的年轻女性的不正当性行为的问题上说谎，不遗余力对其进行弹劾。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多

么巨大的威胁？一位绅士和一个寻花问柳的丈夫还会做其他什么吗？

另一方面，现在似乎没多少人关心，为了诱骗美国人民支持一场昂贵、徒劳且罪恶的战争，而窃取选举、使自己的情报人员遭遇可能的暗杀，以及尽一切可能向美国人民和国会撒谎的行为。一些评论家指出，美国公众对于高层中的欺骗已经变得司空见惯，甚至还可能对欺骗有所期待，当然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出现的。

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就是因为在外交事务（越南战争）和内政事务（水门事件）上撒谎而被迫下野的。虽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最终侥幸逃脱责任，但他欺骗美国人民，向伊朗出售武器并将所获利润用于资助“尼加拉瓜反抗军”在尼加拉瓜的非法军事入侵的事实，却让他经历了一段心神不定的时期。就克林顿而言，很难说美国公众是更加厌恶他的行为还是更加厌恶像罗马马戏团一般试图发起弹劾的共和党人，但是每个人都同意丑闻事件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更应该用来处理国家的紧急事务。然而，对于布什和切尼来说，撒谎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¹

对于美国人和美国境外的那些受害者来说，这些谎言的长远代价是无法估量的。布什政府经常将前所未有、让人放下戒心的坦率与蓄意的欺骗结合在一起。正如英国记者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令人印象深刻地说道：

小布什政府的谎言往往可笑得如此明显，以致你想知道他们为何要费这个劲。直到你终于意识到：他们并没有费劲。如果说出真相能减少麻烦，他们也愿意试着说实话。小布什式不诚实的特征是构建一些话题的另一种真相，并将任何反对这种真相的人

视为纠缠于“细微差别”的、爱哭诉的怪人。²

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法已经奏效。布什 - 切尼（总是密切关注切尼）政府利用“伊拉克反恐战争可以获胜”这个大谎言，不仅夺走了数千名年轻美国人和数万名伊拉克人的生命，还使美国人民通过独立战争而在当时建立起来的公民权利遭到严重削减。

这是两百多年以来第一个允许不经司法授权就可以在民众家中进行搜查和扣押的政权。对普通美国人进行大范围电子监视与信息搜集的新方法破坏了《宪法第四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同时要求对“要被搜查的地点以及要被扣押的人或物”提供准确的描述。这位总统甚至敢于废除人身保护令，并授权对任何被视为敌人的人施行酷刑。如果你的目标是扼杀民主，那么谎言可以发挥作用。

无须沉迷于最轻程度的阴谋论，也无须联想到与石油的关系，任何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核实布什 - 切尼集团：

5 ———早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前就想要并计划侵略伊拉克；

——操纵情报机构并歪曲其调查研究以证明这场军事干预的正确性；

——知道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知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世俗阿拉伯政权与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以及基地组织的宗教狂热分子之间并无关联。

政治被降低了声誉。 对实践于罗斯福新政以及战后时期的凯恩斯政策所寄予的可能仍然适用的希望越来越微弱。没有一个关键、可靠、

可供选择的计划存在于左派之中，而且就算有，也几乎没有进步组织来维系它。民主党不再假装自己是社会民主的，也不再假装自己寻求保护贫穷和弱势群体。在除了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民主党都被视为一个右倾组织，同时它的许多成员还在致力于使其进一步右倾。像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或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等过去或在任的“保守派”欧洲领导人，可能比大部分民主党人更加进步，他们拥有一些可敬的例外之处，例如他们都是国会进步核心小组（the 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的成员等。

融资体系确保参加竞选的民主党能像共和党一样受惠于大公司的资金。而随着工人阶级规模的减小，他们的问题和意见不再那么有分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及类似的自由贸易协定砸掉了许多工人的饭碗，并且历届政府（包括卡特与克林顿政府）在过去的25年里摧毁了福利制度。正如任何人在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所能看到的那样，一些美国城市的某些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没什么区别。6 尽管如此，美国的两党制却仍然保持完好，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重要且受欢迎的政治反抗力量欲将美国政治向左翼推动。

自从双子塔遭受毁灭性袭击以及发动了不必要却昂贵的战争以来，美国的执政者一直忽视立法机构并使其降格。例如，执政者在伊拉克继续建造永久性军事基地，五角大楼计划永久使用这些军事基地，尽管国会已经明确禁止对这些军事基地的进一步花费。

“反恐战争”对美国的新保守派领导阶层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其绝妙的理由在于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国家保持一种战备状态，花费数百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付诸如切尼的哈里伯顿公司（Halliburton）的巨额合同款项；向“战时总统”移交更大的权力。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继续白白牺牲生命。事实上，正如每个人都承认的那样，

伊拉克这个饱受痛苦的国家的状况比美军到来之前更加糟糕，而且美国自身也没有入侵之前安全。除了禁运，伊拉克原本尚可正常运作——尽管没有人否认萨达姆·侯赛因实行的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独裁统治。

仍然有待观察的是，民主党是否会以其在国会重新获得的多数派地位调查布什-切尼集团可构成弹劾的多项违法行为，并质询其在伊拉克、关塔那摩及其他地方所犯的战争罪行。事实上，民主党目前并没有命令参议院中必要的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发起弹劾，而关键问题在于勇气。民主党领导人似乎已经决定不必“回望过去”。受企业操控的媒体对这一切感到厌倦，解释说公众已经“向前迈进了”。除了少数独立的记者、网站及公民团体，现在几乎没有公众呼吁进行此类调查。

7 **经济降线不再振奋人心。** 大多数美国人正在更加勤奋地工作，收入却更少。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不平等的情况从未如此深刻与普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人中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群占全民收入的份额已经翻了一倍多；然而，劳动人民的工资收入却停滞不动或者有所下降。美国对“贫困线”的定义最初设立于上世纪50年代，并且自那时起几乎没有改变过，而此定义严重低估了（约占12.5%）该国贫困人口的数量。每四名儿童之中有一名出生于贫困家庭；4,5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低工资几乎没有变动过，尽管民主党现在已经采取行动要提高它。贫穷在占大多数的白人群体和非洲裔、拉美裔少数群体中同样普遍。

人们仍然没有普遍呼吁经济改革、提高工资、退休利益、医疗保险、更大的平等——只有极少的示威游行和街头骚乱。虽然有一些大胆的例外之举，但工会——就像许多其他美国左翼一样——是软弱的，

并且经常关注于性别、性取向以及反种族歧视的问题。民众似乎准备好去为完全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投上一票，并且顽固地保持对“市场”的信任。至少一半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最低且生活最贫困的人——根本不参与投票。

企业继续轻松赚取创纪录的利润：2006年，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赚得400亿美元的利润。政府仍给予企业明目张胆的税项减免和惊人的补贴，尤其是已经非常富裕的石油工业。国内金融丑闻接二连三，有罪之人大多数都用纳税人的钱将自己保释出来，临时的替罪羊被关进监狱，抗议之声随之平息。如今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水是其雇员平均薪资的400多倍。20世纪30年代呼吁更大的公平和社会公正的进步运动早已不复存在。

去年进行改革运动的新闻界接受了自我审查，而且无论如何新闻界与经济领域的其他部门一样归属于相同类型的企业。电视，这个大部分美国人从中获得全部新闻的地方十分消极，将真正的新闻替换成最新的名人八卦和琐事（尽管对受害者而言不是琐事），不断重复着最近风暴的损害或公路事故。所有这些让大家打哈欠。正如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所说，“美国2.5亿民众完全被他们的政府误导和蒙蔽了。这是可悲的，但我们的媒体——我甚至不愿说是腐败——就是不告诉我们任何政府不希望我们知道的事情。”³

至于民间宗教信仰，普利策奖得主及前《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将激进的基督教右翼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新生品种，是美国式的。⁴ 贫民以及越来越多受到威胁且动荡的中产阶级陷入绝望，他们被困在麻木且千篇一律的没有灵魂的社区，感到被抛弃、被隔离和孤单。他们经常去教堂寻求慰藉，教堂许以他们共同体、乌托邦以及对其中很多人来说的复仇。这些去教堂的人大多数

就是那些坚持自己往往奇异的信仰的迷失灵魂；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是热切的理想主义者或空想完美主义者，并且多数人是虔诚的信徒，他们当然不是什么罪恶之人。然而，他们很容易被操纵。

9 一些基督教福音派领导人完全是危险的煽动者，他们梦想在美国建立一种准法西斯的神权政治，将其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德国希特勒统治初期作对比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基督教右翼的领导人知道如何操纵大众，而且确信他们的士兵将跟随他们的领导，至少刚开始是这样；就像那些先驱不加批判地追随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其他独裁者一样。

一个触发事件——比如另一次“9·11”规模的恐怖袭击、一场毁灭性的生态危机，或者一场经济危机，都可以成为他们所祈求的机会。当传统的主流基督徒的温和影响力日益减弱时，没有任何抗衡的力量抵抗这些领导人。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以及中层或中上层阶级的民众并没有重视这种威胁。对他们而言，那数以百万计的宗教信仰徒不过是“疯子”，或“耶稣狂热信徒”，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力量。

以前你已经听说过许多这样的事情，至少也知道大致情况，除了宗教之外，我并不打算详述这些问题的细节。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无休止的战争、统治阶级的贪婪，以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绝望处境，这些并不是我在本书的真正主题，尽管它们是接下来几页的论述中必要的背景和人物。

我的目的在于探究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几十年何以将美国理想践踏成泥，就像一些最鼓舞人心的政治文件所表述的那样？这个首部独立法案就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现在是如何变成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的？那些计划实施兼并战略的人——事实就是这样——为何如此自由地运作？他们为何没有遭遇反对？有何改变的希望？我希望说明这场较量超越了所有文化，

极端右翼的战略已经付出代价。如果你能进入民众的思想，你就无须担心他们的双手和情感。他们将追随。然后领导阶层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许多人，尤其是欧洲人，继续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理性的、受良好教育的世界里，享有公共服务，并且至少有一些社会保障。他们的社会，尽管有许多不公正，相对来说仍然是适于居住的。或许正因如此，这些人倾向于相信如今美国多灾多难的状况完全是布什及其新保守派追随者造成的。那么从逻辑上来说，最晚到2008年，一旦现在的领导层被驱逐下台而被更有原则的官员所取代，这样的状况就会马上终止。 10

另外，大多数到美国工作和旅游的欧洲人从未敢去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以外的地方——不得不承认这些地方比中心地区更加吸引人、对欧洲人更加友好，当然也更加有趣。他们不了解美国广大中心地区的民众在想些什么——或者没有想什么。他们不明白美国人如何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领导人，而且确定自己现在随时都将冷静下来。他们认为这种奇怪的行为只是暂时的，当另一个党派或者另一个人夺得领导权后就会停止。

我不同意。这种乐观的设想在我看来不仅是一种具有危险性的误导，而且是一种残酷的错觉。同时它也反映出社会或知识界有意无意的势利——将普通民众视为不同列之人。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这数千万人的信仰、态度和下意识的反应一笑置之，特别是当他们属于世界上最强大并且据说也是最危险的国家的公民时。这就是为何我试图解释这些信念体系从何而来，如何由一群反动且的确时有法西斯倾向的骨干来加以宣传，以及它们如何通过高效、复杂且不可能改变的长期战略而被灌输给普通民众的。

我试图确认的一些信号，无论是在政府、社会还是宗教领域，都反映出一种由极其高效、资金充足且组织有序的精英所实施的有意识的努力。他们试图继续发展他们独裁的、反民主的、由公司控制的寡头政治国家，同时运用反动但使人灵魂满足的宗教作为粉饰，也作为社会控制的一个元素。拥有一个布什式的总统自然使他们的工作更加容易，但他们并不依赖于此。

新事实与新证据每天都在涌现，而我不得不时刻面对返回到我认为已经完成的部分的诱惑，以做到尽可能的透彻与及时，就像这个主题所值得的那样。我不止一次放弃抵抗这种诱惑，但最终我决定必须抵制诱惑，因为局外人——以及许多持怀疑态度的美国人——想理解这个国家的需求十分迫切。对于一个将自己视为“学者-活动家”或者“公共学者”的作者来说，这种迫切性最终应该成为指导原则。^{*}令人沮丧的是，我的所有努力仍不完善，但与其努力去完成一部高不可攀并且沉重得无法在公共汽车上阅读的巨著，我宁愿选择这样一个词，无论多么不完美，“就在那里”，无论“那里”可能是哪里。

现在请允许我采用完全相反的策略来避免可能的误会。我可能会犯错，如果我确实有错，我也会非常高兴。我尝试去描述一种事务的状态，在我看来这些事务是对文明的一种清晰、当下而持久的危险，但这种担忧并不是说这样一种结果的不可避免性。美国人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自己富有创造力、能迅速恢复并且简直就是绝顶聪明。

有数十个——数百个——公民组织还没有放弃，它们正在困难的环境下运作，激励国会去做正确的事情，为懒惰的记者提供情报，促进公民围绕本地、国家甚至国际的问题开展行动。也有数十个——数

^{*} 在2007年3月第48届年度芝加哥代表大会上，国际研究协会的国际政治经济部门慷慨地授予我首个“优秀公共学者奖”，我对此感到无比骄傲，因为这是我一直努力要做到的。